

- 一、全球貿易出口恢復成長的現象，不僅只出現在我國的東亞主要競爭對手之間；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在今年前二月的出口也都恢復了成長，其他主要先進國家的出口也多半呈現正成長，但我國第一季的出口卻出現明顯的倒退，這是非常嚴重的警訊，必須要高度警惕。財政部認為 3 月份的衰退幅度已經比前二個月縮小，從 4.5%減少到 3.2%，因此應以「好消息」來解讀。本席不願意以「阿 Q」來批評主管機關的解讀方式，但卻必須指出，出口衰退現象可能和我國競爭對手簽署的「自由貿易協定」陸續生效或生效範圍擴大有關，主管機關必須確定根源、對症下藥來扭轉劣勢，以免每況愈下而難以挽回。
- 二、在同期間出口表現最好的競爭對手—韓國和新加坡，特別值得我們重視。韓國的出口明顯成長，是否是因為韓國和東協、歐盟、美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分別在前年初、去年 7 月和今年 3 月生效，因關稅陸續調降或直接投資陸續增加，所產生的貿易效果有關，還是純粹因為韓國大企業的大手筆投資研究發展，逐步擊敗我國高科技廠商，搶占了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，抑或兩者兼而有之，應該儘速釐清真相，亟思解決之道。
- 三、除了韓國這個國際競爭的夙敵之外，也應該注意新加坡。星國 1992 年在「東協自由貿易協定」中獲得了和其他九個東南亞國家貿易絕佳的競爭優勢之後，陸續透過這個組織集體地和印度、日本、韓國、中國簽署了自貿協定；但為了獲得更佳的貿易環境，又單獨和包括中國、美國、日本等主要貿易國簽署了自貿協定。這些協定整合性的效果自然打造了絕佳的投資環境，吸引各國投資，並對我國出口造成了排擠效果。
- 四、自貿協定除了讓出口關稅免除之外，還可讓企業因確保了更大的市場，消除了不確定性而擴大產量、增加研發及其它相關投資，帶來平均生產成本的降低，強化了國際競爭力；而這又導致它們更勇於簽署更多的貿易協定來獲得滾雪球的效益。
- 五、許多國人不理解，為何政府三番兩次指出要儘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。因為自貿協定通常在簽署時立即會免除部分產品的關稅，其他產品也會逐年降低關稅，造成的總排擠效果會逐年加大。除非儘速提升競爭力，否則類似「加溫鍋中的青蛙」現象就會逐漸形成。近年台灣為何出口競爭節節敗退，極可能就是長期在自由貿易協定的浪潮中缺席，所造成的可怕後果。
- 六、這種邏輯可以解釋：為何新加坡和韓國兩個全亞洲最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，正好也是今年首季出口成長最快的亞洲國家；這現象和兩國主要貿易協定生效或擴大範圍的時程若合符節。明乎此，就可以理解為何台灣和主要貿易對象缺乏自貿協定的嚴重性。晚一年，甚至晚一季簽成，都會有它的負面效果；然而，政府卻似乎只有「心動」，沒有「馬上行動」，慢條斯理地耗掉一年多還沒簽出最容易的「台星協議」，而最關鍵的兩岸後續協議，也讓外界完全感受不到其積極性。

（六十九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或因任期屆滿或因提早請辭，現有七名委員業有高達六名即將出缺，因此已經確定將在七月底進行大換血，本席認為，嚴謹無私的

委員推薦流程，經常是順利決策的安全瓣，缺了這道手續，馬政府注定將難杜悠悠之口，就算爭議人選可望在立法院全數過關，但是一個不受祝福的 NCC，等於又埋下了一個導火線，未來其在審核任何社會矚目的大案，都將腹背受敵，舉步維艱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由於 NCC 委員的產生係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，最近內定人選的傳聞滿天飛，甚至裙帶親信「介入」的說法也不脛而走，使得依法應超出黨派以外、獨立行使職權的 NCC，再度蒙上政治與特權干預的陰影，對於牽涉到龐大利益大餅分配問題的後續運作，若無法避免瓜田李下，今後恐怕光流言就足以令 NCC 以後業務推展將遭遇莫大困擾。NCC 主管的業務涵蓋電信、資訊、傳播等相關產業的政策與監理，舉凡知識界所關切的言論自由、新聞獨立、市場壟斷問題，乃至通訊相關科技業者關切的四 G 行動寬頻執照規劃，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推動進度等等，都在這七個人的掌握之中，依照他們職權管轄的勢力版圖，如果完全由閣揆一個人突然從口袋裡掏出一份交辦的名單，然後送給六十四名舉手部隊護航通過，就要拍板定案，這種獨攬總包的作法，符合起碼的程序正義嗎？
- 二、NCC 在成立之初，原本置委員十三人，其產生的方式，是由各政黨（團）接受各界舉薦，並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共推薦十五名、行政院院長推薦三名，交由提名審查委員會審查，然二〇〇八年一月經過修法，改為全由行政院長提名，僅以「委員中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」做形式規範。在現制實施下，過去四年多，NCC 經常處於爭議的最前線，其中有來自內部本身未受社會充分信任的原因，更有來自政商界排山倒海的施壓，致不時就有委員迴避拒審，現又有學界成員掛冠求去，在在呈顯了 NCC 的脆弱失能、風雨飄搖。
- 三、最為諷刺的是，新近總統府發表的人權報告，自己提及：「財團以雄厚資金不斷擴大媒體版圖，將導致所有權集中化不良結果」，這段敘述即使不牽涉個案，也直指 NCC 業務，但何以 NCC 的形象始終晦澀不明，未能建立起一個合議制獨立機關該有的政商止步與自主運作？至於七月底的這次人事改組，情況似乎更為雪上加霜，會不會有人因為不配合上面而被換掉？新提名人選是不是將由馬家班取代？是社會上不少人的疑慮，種種揣測都出在人事遴選的不公開與不透明上。
- 四、NCC 委員的提名，儘管不宜再回歸舊制，但是反觀司法院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，事前至少在形式上，還有公開徵求社會各界推薦的過程，政府內部也成立了審查小組就人選資格進行過濾，最後再送給總統圈選，就算總統還是可以掏出口袋人選，但是至少在程序上可以稍微擴大舉才的範圍，比較之下，正值多事之秋的 NCC，實在不宜由當權者關起門來由少數人近親繁殖，自己欽定名單。因為，以這種排拒外界建言與討論的一元主導提名方式，本身就違反多元參與的民主精神，是否可以合理懷疑未來官方逕行公布

的名單必然相對侷限與偏狹？若此，能否公正厥中的執行傳播政策，捍衛人民知的權利，實大有疑問；面對猶如肥肉當前的業務性質，也將因權力集中而為腐敗鋪設溫床。嚴謹無私的流程，經常是順利決策的安全瓣，缺了這道手續，馬政府注定將難杜悠悠之口，就算爭議人選可望在立法院全數過關，但是一個不受祝福的 NCC，等於又埋下了一個導火線，未來其在審核任何社會矚目的大案，都將腹背受敵，舉步維艱。

（七十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行政院根據日前總統府開會拍板，修正財政部所提證所稅版本。這一修正，比原先版本已有若干妥協或寬鬆，個人或團體從各自角度解讀，必有見仁見智的看法。不過，從證所稅截至今日的決策與進展，本席認為，不但凸顯了馬政府的傲慢與無能，也已導致證券市場動盪與嚴重傷害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課徵證所稅，不論是出自財政部長劉憶如所說的建立制度或量能課稅，目標都值得肯定。不過，增加稅負在各國都是極艱難的工作；對開戶多達一千六百萬的台灣股市，開徵證所稅尤其必須講求程序正義及政治技能。一九八八年九月，財政部宣布復徵證所稅，造成股市連續十九天無量下跌，指數一個月重挫三千二百點的往事，儘管時空環境不同，仍然是課徵證所稅必須記取的慘痛教訓。從這次證所稅引發的負面效應來看，主政者顯然並未記取二十四年前教訓，以周延規劃、審慎決策，與社會溝通，避免紛擾，化解阻力。誠然，有所得就必須繳稅，在貧富懸殊正擴大的台灣，對資本利得課稅也頗具正當性。但是，租稅公平只是財政工作的一環，如果不能兼顧增進稅收、稽徵成本、經濟發展等目標，甚至做到「拔鵝毛而鵝不叫」的境界，僅強調社會公平正義一端，結果不但事與願違，還可能治絲益棼，得不償失。
- 二、這樣的道理，學經濟也有政治經驗的財政部長當然理解，但實務上卻大相逕庭。有如統計顯示，證所稅從三月底端出檯面以來，台股一個月間每日平均成交量少了四百億元，行情下挫導致市值總計蒸發一．五兆元。這一數字所反映的，是投資大眾的驚惶、證券從業員的怒吼，以及工商團體的大聲疾呼。即使在政府內部，也傳出副總統、立法院長有異議，財金部會之間不同調，在在顯示證所稅的決策過程極為草率，以致問題百出。
- 三、證所稅從提出討論到送交行政院，原本預計需時半年，三月底由「健全財政小組」列入討論，要九月間才提出具體版本，實際上卻短短十六天、只開兩次座談會就由財政部逕自宣稱，「明年開徵證所稅已達成高度共識」，旋即提出版本。如此決策，當然惹惱了參與的專家學者，拒絕為其背書，或直接退出，或自提版本。其次，從證券業者、工商領袖到立委，其間共同的觀感經驗是，財政部長心意已決，很難溝通，還不時以「總統支持」來壓抑異議。正因如此，理應在行政院協調整合意見、凝聚共識的工作，要到總統府去拍板。